

论“依附式反抗”的困境 ——以《白鹿原》田小娥与《雪国》驹子、叶子为中心

张硕，唐超琪，张映涵，李建业，石甜甜

哈尔滨理工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40

DOI: 10.61369/SSSD.2025130030

摘要：本文以陈忠实《白鹿原》中的田小娥与川端康成《雪国》中的驹子、叶子为研究对象，通过比较分析，探讨了中日不同文化背景下，困境中女性角色的反抗特征与局限。在反抗的表现方面，无论是田小娥渴望进入宗法体系的“入世”反抗，还是驹子与叶子追求精神净土的“避世”反抗，均对反抗的体系核心（男性）有“依附性”的特征。他们的反抗行为无法摆脱其反抗的体系逻辑，从而陷入了“反抗却依附”的尴尬局面，注定了自身命运的悲剧色彩。

关键词：依附性反抗；“入世”反抗；“避世”反抗

On the Dilemma of "Dependent Resistance"

—Centered on Tian Xiao'e in "White Deer Plain" and Komako Yoko in "Snow Country"

Zhang Shuo, Tang Chaoqi, Zhang Yinghan, Li Jianye, Shi Tiantian

Harb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40

Abstract : This paper takes Tian Xiao'e from Chen Zhongshi's White Deer Plain and Komako, Yoko from Kawabata Yasunari's Snow Country as research objects. Through comparative analysis, it explores the resistance characteristics and limitations of female characters in predicaments under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of China and Japan. In terms of the manifestation of resistance, whether it is Tian Xiao'e's "worldly" resistance that aspires to integrate into the patriarchal system, or Komako and Yoko's "world-avoiding" resistance that pursues a spiritual pure land, both have the characteristic of "dependency" on the core of the system (males) against which they resist. Their resistance behaviors cannot break away from the systemic logic of the very system they resist, thus falling into the awkward situation of "resisting yet depending", which is destined to endow their own fates with a tragic color.

Keywords : dependent resistance; "worldly" resistance; "world-avoiding" resistance

引言

陈忠实创作的长篇小说《白鹿原》^[1]，以白鹿原上的村落为缩影，通过白、鹿两大家族的世代恩怨与纷争讲述了清末到新中国成立约半个世纪里中国农村社会的巨大变迁与动荡，具有现实主义的色彩。《雪国》是日本文学大师川端康成重要的代表作之一^[2]，融入了意识流等现代主义手法，内容上着重描写了岛村与两位女性——驹子与叶子之间微妙、感伤而徒劳的情感纠葛。《白鹿原》与《雪国》作为中日两国极具特色的现代文学作品，不仅反映了社会风貌，还各自塑造了复杂又难忘的女性形象——田小娥，驹子与叶子。尽管田小娥与驹子、叶子身处不同的文化背景，但她们的反抗行为都无法摆脱其反抗的体系逻辑，可以说她们的“反抗”本身就是一个陷阱，必然会迎来失败。而田小娥的“入世”反抗模式与驹子、叶子的“避世”反抗模式不仅典型而且对立。这种鲜明的对比能够清晰地揭示不同反抗路径的共同悲剧，即在强大的传统社会结构下女性个体追求尊严与自由的艰难。

一、田小娥、驹子与叶子的人物形象与反抗表现

(一) 封建宗法制度下的悲剧——田小娥

田小娥的身上始终笼罩着浓烈的悲剧色彩，这种悲剧源于吃

人的宗法制度与礼教，在族权与父权的压迫之下，一个美丽而鲜活的女性先是沦为了被男性利用的工具，最后悲惨的死去。她的父亲是一个屡试不第的穷秀才，为了社会地位与名声，在丰厚财力的诱惑下，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年近七旬的郭举人做小妾，而

郭举人只是把田小娥当成了泄欲与延长寿命的工具，这是田小娥抗争的起源也是悲剧命运的开始。作为一个无法掌控自身命运的柔弱女子，田小娥只能用尿“泡枣”这种原始的方式来反抗郭举人的折磨。长工黑娃的到来激发了田小娥对情爱的渴望，她与黑娃私通，最终被郭举人发现，黑娃不得不离开郭家，田小娥也被一纸休书赶出了家门。回到家的田小娥非但没有得到父亲的同情，甚至被嘲讽和谩骂。得知田小娥被休的黑娃用计娶走了她，并一起回到了白鹿原。来到白鹿原的田小娥遭到了族长与黑娃父亲鹿三的非难，“不检点”的女性会在宗法体系中会失去合法性。即使被排斥，田小娥依然拥有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她吃苦耐劳，努力操持家务，在清贫的日子里通过劳动维持生计，并希望过上安稳的日子。后来她与黑娃一起参加了农协运动，运动失败后黑娃被迫逃亡。为了救助黑娃，她宁愿屈辱自己，之后在得知自己被利用伤害了白孝文时，她感到愧疚与愤怒。可见田小娥作为妻子有着对爱情忠贞的一面，为人方面则正直且有同情心。

同时，她也是动荡社会中的觉醒者和封建礼制的反抗者。她主动与黑娃结合，是将自身置于同男性平等的层面上追求爱与欢愉的表现，是其对包办婚姻的反抗，也是女性精神觉醒的生动写照。她参加农协运动是一次直接性的反抗礼法、争取地位平等以及寻求解放的举措。但是在封建体系下，她追求爱情与精神解放的努力非但没有被接纳，反而成了白鹿原秩序——宗法的“污点”。她的公公鹿三“为民除害”用祖传的梭镖在深夜杀死了她。她生前被贴上“荡妇”的标签，死后还被妖魔化，被当成了瘟疫的来源。或许建立于她尸骨之上的砖塔真的能让她永超生，但她的悲情形象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的符号以及对封建有力的审判。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良家妇女”，但也绝非一个简单的“荡妇”，而是一个在宗法磨盘的碾压下努力寻求生存与尊严的鲜活生命。

(二) 火与冰的共燃——驹子与叶子

《雪国》中，驹子与叶子的形象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7-10]。驹子是活泼而充满生命力的火焰，叶子则是清冷却遥不可及的月亮，二者是不可分割的，叶子是通往驹子内心深处的途径，驹子则是叶子的另一个表现。两个人的共存使双方的人物形象更加完整，体现了生命的脆弱、心灵的纯粹以及个体的无奈。

驹子经历坎坷，年少时曾在东京做女招待，后来被赎身，恩人去世后跟着善良的琴师学习琴艺，之后被师傅指认做自己儿子的妻子。为了赚取未婚夫的治病钱，驹子选择了艺妓的职业。即使生活困难，从东京时期她就有着写日记的习惯，偶尔也会读自己感兴趣的书籍，虽然并非高雅的文学作品，但这些习惯她一直坚持着并且态度极其认真，这是她在不幸生活中的抗争。这种情思也象征着驹子作为艺伎对知识与文化的向往，对自由精神的追求，更是一场徒劳的寻求跨越艺伎身份的努力。她执着又坦率，毫不露怯地像岛村表达自己的爱，不掩饰自己的情欲。火车站与男主分别时，她不愿意去见濒临死亡的未婚夫，更愿意与心爱之人待在一起，是她对自我情感的守护也是对挣脱命运枷锁的一次尝试，同时体现了她面对“徒劳”与死亡时生命的软弱性。在最后，熊熊燃烧的大火面前她告诉岛村（男主）“你走后，我要正儿

八经的过日子^[2]”，她用感伤的口吻诉说了对生的渴望，她亦有乐观向上的品格。

小说开头用大量的语言描绘了映在车窗玻璃上的叶子，后文的描写中又形容她的声音是“话声优美得近乎悲戚”，从视听角度塑造了一个“幽灵”形象。文中描写叶子的篇幅很少，常常是作为男主远观的对象，而她也从未与谁建立深厚的关系，这种存在方式注定了她的虚幻性。叶子是纯粹的，具有无私的品质，她无微不至的照顾行男，这种行为超越了情欲，体现的是一种母性的光辉。她与现实有着强大的疏离感，她没有像驹子那样努力地生活，她的一切建立在与行男以及弟弟脆弱的关系上。她曾请求男主带她去东京，说明在行男死后她寻找过新的活法。叶子代表着驹子理想化的一面，她在行男死后坚持去上坟，与驹子对行男的逃避形成了对比。行男的死亡则意味着生活的幻灭，虽然叶子也曾尝试寻找新生活，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死亡的方式来对抗生命的虚无。

二、反抗的特征分析——“入世”的反抗与“避世”的反抗

当面对一个无形的敌人时，田小娥在反抗表现上体现出的是“入世”的特征，而驹子与叶子则是“避世”的。

《白鹿原》中，“祠堂”象征着宗法社会的认可、个体的归属以及一个人的合法性证明^[4-6]。田小娥始终渴望能够堂堂正正地进入祠堂，并为自己寻找一个安神立命的场所。这种归宿拥有精神与物质的双重属性，而她的愿望则是世俗的，与之匹配的反抗方式也是世俗的，也可以说是来自肉身上野性的反抗。姣好的面容与动人的身材，这些美好的特征非但没有优势反而一次次使她在宗法体系下沦为男人泄欲与争夺权力的工具，肉体的堕落成为了反抗的表现与途径。不过在反抗中，田小娥展现出来了一种“韧性”，这种韧性源于农民在残酷的自然中磨砺的最原始的求生意识，因此也成为了生活在乡土社会里的作家无法避开的命。田小娥的命运也是在个人与宗法的冲突中、自我与土地的相连中走向了悲剧。

如果说田小娥是渴望被纳入社会体系之中，驹子和叶子则是渴求在精神层面上游离于体系之外。田小娥是为了成为世界的一部分，驹子与叶子是想远离世界的喧嚣，用守护内心纯净之地的方式来抵御生命的虚无。当时现实中战争的阴影使许多作家都渴望一个宁静的理想之地，驹子与叶子的塑造则是在表达作者自己的消极避世。驹子写日记，叶子无私的照顾行男，她们都是在用构筑内心世界的方式与现实做对抗。另外，作者通过驹子与叶子的个人命运传达了一种不该消逝的美学观念——物哀。在这种瞬时美的簇拥下，叶子以生命的陨落为代价，不仅守住了自己的纯洁，而且成为了反抗虚无的永恒性的存在。

三、依附性反抗的困境

田小娥、驹子和叶子，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她们与世俗的

抗衡，像一场徒劳的运动，带有一种沧桑的无力感。受制于她们所处的体系本身，她们的抗争也体现了一种“依附性反抗”的悲情。

中国作为农耕文明的古国，在乡土社会中，经济上始终以自然经济为主，思想上坚持儒家家族观念，两者共同构筑了严苛的宗法体系。体系内强调集体、家族与现实。宗法以及以男人为核心的宗族制度成为了统治基层人民的工具，族长则成为了权力的化身。在这种体系下，个人的生存空间遭到挤压，精神领域也受到摧残，田小娥堕落的反抗方式中混杂着对宗法权力的敬畏与仇恨的复杂心情。体系内女性不得已借助男性提高自身的政治地位，物质生活上也得依附于男人。从郭举人的小妾到与黑娃私奔，黑娃离开后又不得不委身于鹿子霖以寻求庇护，她的生存必须依附体系的核心——男人。而她需要反抗的也正是这种核心，这种矛盾决定了反抗的失败。同时儒家道德成为了维护乡村社会稳定制裁力，用于维持社会的生存和绵续^[3]，在传统道德体系面前，田小娥私通的事迹已经将她钉死在了死亡的柱子上，在注重贞洁与廉耻的封建社会，一个女子的道德已经死亡，肉体死亡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我们把目光转移到乡土中国之外，驹子与叶子的命运就像是田小娥在日本文化背景下的镜像。明治维新后日本女性仍处于从属地位，社会底层的女性为追求个人价值而不断的努力和挣扎。而作为艺伎，驹子与叶子的生存依附于艺伎的制度体系，为了生

活，她们又不得不依附于男人。物质生活建立在所要反抗的世俗之上，使她们身不由己，必须向世俗低头。精神层面驹子把爱情的追求寄托于有家室并且持有虚无观念的岛村，注定了她的反抗是一场徒劳。叶子的生存方式与行男以及弟弟相关联，行男的生命脆弱，弟弟甚至消失在了后文的描写中。她在美好的品质中追求活着的方式，她与现代社会的格格不入使她的理想只能通过殉道的方式永续。

四、结语

通过对《白鹿原》中的田小娥与《雪国》中的驹子、叶子进行对比分析，本文揭示了一个跨越中日不同文化背景的共同悲剧：在强大的社会体系的压迫面前，女性的反抗往往带着天生依附性，从而陷入一种“反抗即徒劳”的悖论之中。

田小娥的“入世”反抗，试图通过进入宗法体系以获得认同与生存空间，却在依附男性与敬畏宗法权力的挣扎中，被其试图反抗的体系所吞噬。驹子与叶子的“避世”反抗，则试图在精神净土中守护自我，却因其生存与情感始终依附于男性与虚无的理想，最终同样无法摆脱现实的枷锁。无论是田小娥在现实层面的奋力挣扎，还是驹子、叶子在精神层面的执着追寻，她们的反抗都因其对反抗对象的结构性依附而陷入困境，共同昭示了传统社会结构中女性生存的艰难及其难以避免的悲剧命运。

参考文献

- [1] 付小菲.陈忠实《白鹿原》中的女性悲剧意识 [J].今古文创,2023(14):22-24.
- [2] 川端康成.《雪国》.[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3.
- [3] 费孝通.《乡土中国》.[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22.
- [4] 王泽.论《白鹿原》人物形象的悲剧性 [J].今古文创,2023(36):22-24.
- [5] 刘雪梅.论《白鹿原》中田小娥形象的文化内涵 [J].芒种,2013(14):12-13.
- [6] 魏汉武.男权统治下的女性悲歌——《白鹿原》中女性形象评析 [J].济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8(02):68-71.
- [7] 刘昶.川端康成《雪国》中的女性形象勾勒 [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7,36(03):113-115.
- [8] 许可.刍议《雪国》中的女性形象 [J].青年文学家,2020(21):153-154.
- [9] 肖筱萌.试论川端康成思想意识下的女性形象——以《雪国》人物驹子和叶子为例 [J].参花(上),2020(07):73-74.
- [10] 吴丽勤.《雪国》:人生是一场永无止境的徒劳 [J].牡丹,2022(22):86-88.